元刊芸澤叢書

藏書

笠澤叢書卷丙

田舍賦

江上有田田中有廬屋以菰蔣扉以籧篨笆籬楗微方竇櫺疎檐甲歆而立傴僂戶偪側而行趑趄蝸梭頂隆龜拆旁塗夕吹入面朝陽曝膚左有牛柶右有雞居將行膝遮未起啼驅宜從野逸反若囚居天隨子愀然而吁復自諫曰祿以代耕如無祿歟無祿無畊為工商歟有沮溺之賢以仕易農乎有輪扁之道以仕易工乎有

弦高之義以仕易商乎今則不然能無說焉蓋仕不愧祿而揣政咸率人以奉已使農工之洎民弃其守而趨仕農之仕墮於力而希歲工之仕巧於文而幸貴商之仕射其肥而啗利所以國靡凶荒之儲家乏完堅之器人闕有無之備莫不由是加以上多而下寡不勝利喪之苦轉從盜聚而充熾嗚呼吾丁此時何以逭之將提新書抱野史上干天子之有司如怒鼂之跳梁於風雨自謂登乎龍籍不其遠而遠而有牛角

角有田綦綦不值歲惡未嘗孔飢今則陽亢而
驕苗渴而萎十穗百粒穫夫涕洟饘於是粥於
是信夫鼎銘之我欺彼為聖人儉者茅茨勞者
胼胝頑予懦夫勤陋何疑有鰥在下者舉舜之
德母惟汝諧者授禹之辭不舉不授雖聖胡為
乃繼而為詩道不可不若天不可不樂謹尔溝
塍利我錢鎛聊以卒歲更俟東作

五歌 并序

古者謌詠言詩云我歌且謠傳曰勞者顧謌其
事吾言之拙艱不足稱詠且謠而歌其事者非
吾而誰作五歌以自釋意

放牛歌

江草秋窮似秋半十角吴牛放江岸隣肩抗尾
乍依隈横去斜奔忽分散荒陂斷壍無端入背
上時時孤鳥立日暮相將帶雨歸田家烟火微
茫濕

水鳥歌

水鳥山禽雖異名天工各與雙翅翎鵶巢吞啄

即一例游處高卑殊不停則有肯鈹普皮切爪戟
勁立直眎者擊搏挽裂圖膻腥如此等色恣豪
横聳身往往凌青冥為人羅絆取朴力韋韝綵
綬懸金鈴三驅不以鳥捕鳥矢下先得聞諸經
超然可繼義勇後恰似有知行天刑鷗閑鶴散
兩自遂意思不受人丁寧今朝櫂倚寒江汀春
鉏翡翠叅鵁鶄孤翅側睨督滅沒未是即冐馴
簷楹婦女衣襟便佞舌始得金籠日提挈精神
卓犖背人飛冷抱蕪葭宿烟月我與時情大乖

剡祇是江禽有眉鬚慇懃謝汝莫相猜歸來長
短同羣活

刈穫謌

自春徂秋天弗雨廉廉早稻纔遮畝芒粒稀疎
熟更輕地與禾頭不相拄我來愁蕊心如堵更
聽農夫夜深語凶年是物即為灾百陣野鳧千
穴鼠平明抱杖入田中十穗蕭然九穗空殷言
一歲困倉實不了如今朝暮春天職誰司下民
食苟有區分宜拚拚本作耕耘意若何垂豸無

教食人食古者為邦須蓄積魯飢尚責如齊籴
今之為政異當時一任流離但徵索平生早遇
華陽客向日飡霞轉肥白欲賣耕牛弃水田移
家直傍三茅宅

雨夜歌

屋小茅乾雨聲大自疑身著蓑衣卧兼似孤舟
小泊時風吹折葦来相佐我有愁襟無可那纔
成好夢剛驚破背壁殘燈不及螢重拖却向燈
前坐

食魚歌

江南春旱魚無擇歲晏未曾腥鼎鬲今朝有客
賣鱸魴手提見呼見反我長於尺呼兒径取紅蓮米
輕重相當加十倍且作吳羮助早飡飽卧晴簷
曝寒背横戈負羽亚紛紛柢用驍雄不用文爭
如曉夕嘔吟搔好伴滄洲白鳥群

象耕鳥耘辯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於歷山象為之耕鳥為之
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

孔子敘書於舜曰濬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感名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辯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壤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為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為疾且畏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陶一無感名何

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德耶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張以就其恠恠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書之異端歐之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禽纍

冬十月予視穫于甫里旱苗離離年無以措憂傷盈懷疚不能寐往往聲類纍雨而疾至者一夕凡數四明日訊其毗曰鳧鷖也其曹蔽天而下蓋田所當之禾必竭穗而後去曰得無弋羅

者捕而耗之耶對曰江之南不能弋羅常藥而
得之糠糝上篦下西塗杖蕢植于陂一中千萬膠而不
飛是藥也出於長沙豫章之涯行賣貨錯歲售
於射鳥兒盜興已來蒙衝塞江其誰敢商是藥
既絶群鳧恣翔幸不充乎口腹反侵人之稻粮
予曰嘻失馭之民化為盜關梁急征商不得行
使江湖小禽亦肆其暴以害民食古聖人歐害
物之民出乎四裔矧害民之物乎俾生靈死乎
盜死乎飢吾不知安用馭者為

告白蛇文

田廬西北偏有古丘焉高可四望予將昇之以
眺遠舒欝農民遮言曰不可是丘有蛇巨如井
缶而白忤之能為祟不利人多矣宜無往予取
酒沃其丘告之曰生而白者犬雞馬牛而已其
餘則老而後白狼狐兎鹿烏雀燕雉龜蛇之類
是也人老而毛髮皓白耗眊昏倒不能記子孫
名字形朽神潰以至于死物老而鱗毫羽甲盡
白白而後有靈非一聖賢存乎上德光被于下

則不為之出出必人奉之以獻不敢隱匿唯蛇不在瑞典雖然神而且靈尚矣故漢之興神姥謂之白帝子得非天命志恠者必曰自然多宄老墳窾大木要野眦盤肩甌酒之享作小兒女子寒暑曹眩淫巫倚之彈絲瞋目歌舞其姒怛駭其惑考鼓用幣僭冒其上歲時奔走畏在人後疾病不治飢寒不辞悉尒輩之為也古者鑄鼎象物也使民知神姦若之姧吾知之矣況柩吾之地由我進退蟄以時出無越昆虫之職無

雜鬼神之事吾宮居若野處各有分齊不相害然斬翳通巔為暇日憑藉之所則不當與人爭也如不用吾言吾當籲天霆斷裂首尾然吾誠不移無易尒為

祝牛宮辞并序

冬十月耕牛為寒藁宮納而阜之建之前日老農請乞靈于土官以從鄉教予勉之而為辭四牸三牯中一去乳天霜降寒納此室處老農拘拘度地不畝東西幾何七舉其武南北幾何丈

二加五偶楹當間載尺入土太歲在灾餘不足
數上締蓬茅下遠官府耕耨何時飲食淫哀或
寢或卧免風免雨宜尔子孫實我倉庚

招野龍對

昔豢龍氏求龍之嗜欲幸而中焉得二龍而飲
食之龍之於人固類異以其若巳之性也席其
宮沼百川四溟之不足游甘其飲食洪流大鯨
之不足味弛弛然擾擾然其愛弗去一旦值野
龍奮然而招之曰尔奚為者茫洋乎天地之間

寒而蟄陽而昇能無勞乎誠從吾居而宴安乎
野龍矯首而咲之曰若何齪齪乎如是耶賦吾
之形寄角而被鱗賦吾之德泉潛而天飛賦吾
之靈噓雲而乘風賦吾之職抑驕而澤枯觀乎
無極之外息乎大荒之墟窮端倪而盡變化其
樂不至耶今尔苟容於蹄涔之間惟沙泥之是
拘惟蛭蟮之與徒率乎嗜好以希飲食之餘是
同吾之形異吾之樂者也狎於人啗其利者扼
其喉戴其肉可以立待吾方哀而援之以手又

何誘吾納之陷穽耶尒不免矣野龍行未幾果
為夏后氏之醢

漢三高士贊

前漢一人

王覇仲儒清節是理有息躬耕黃頭歷齒故人
令狐奉書遣子從以車徒入耀閭里既往覇卧
曰吳不起其妻訊之以息愧恥君遁世榮抗節
不仕子親耒耜固其宜矣我實信道曷足慚彼
覇乃欣然恬淡如始夫高婦賢可謂具美

後漢二人

摯先生恂伯陵之孫學通五經居于渭濱弟子
累百馬駿服勤以子妻之師而益親融為大儒
恂乃知之和帝之世公卿以聞季直才器宜當
輔臣公車就徵禮備玄纁守道不至終為逸民。
外黃申屠少負名節義女報仇令欲論殺蟠以
同縣陳情上讞廷尉宥之旌彼孝烈博通群書
復善談說漢衰政荒時實暮末隱于碭山遂與
世絕獻帝即位徵為三公邈若不應冥冥一鴻

時人賢之重者蔡邕明指終始嗟乎子龍

兩觀銘

兩觀雉門雖僭天子聖人在朝姦佞誅死姦首擲地姦血如水政不得亂國是以理下及千祀澆風四起內荏外賢舉世稱美燕奕皇都象魏天倚豈無姦邪佩玉慈蕙聖人弗生兩觀如砥以石鏡辟著于闕里

卜肆銘

蜀嚴之託著龜也以忠孝仁義後來之託著龜也以媮佞險詖美之使怡愉怛之使駭畏小人惟惡是嗜惟禍是避惟福是覬惟蠱是媚曾不究得失之所自故幽蕡之著前列之龜乃化為庸妄之器嗚呼成都吾不知古為市之地況君平之卜肆耶強為之銘以刻其意

陋巷銘

魯國千乘豈無康達傳載陋巷以顏居之鄙委側僻樞棄覆茨簞瓢屢空其樂怡怡聖人之言終日不違易蕡獨入云顏庶幾門直大道堂如

羣飛梁肉在御狼貪豕肥陋巷相去不其遠而
我實狂猶蓬蒿所宜勒于柴荆賢哉是思

馬當山銘

言天下之險者在山曰太行在水曰呂梁合二
險而為一吾又聞乎馬當彼之為險也屹于大
江之旁怪石憑怒跳波鼓狂日黯風助摧牙折
檣血和蚊涎骨横魚吭幸而脫死神魂飛揚殊
不知堅輪蹄者夷于太行仗忠信者通乎呂梁
便舟檝者行于馬當合是三險而為一未敵小
人方寸之包藏外若韋脂中如劒鋩蹈席必死
鈎勞必傷在古已極於今益昌敬篆巖石俾民
勿巨

書銘

太古之時何當有欺逮乎結繩民始相疑畫卦
造書聖人之為圖載文字廢功弗知惟簡惟牘
斷竹拼木累必充庭負必折轂韋編一絶錯乱
名目寖務輕去聲省摛枲剥穀膠綴番番恣其所
便虫篆更隸形模易宣上下今古卷舒蟬聯薰

曝蠹欝痳乎不堅又取珉石篆琢雕鐫由簡牘下其存四邊璽印章號殷勤識音志焉其巧益甚其說益繁盟契質要朝成夕反平聲誥誓制令尾違首言戕檄奏報離方就圓傳録註記醜讎美憐銘誄碑表虛功妄賢歌詩賦頌多思諂權在簡牘者埋没爛壞無遺一編副以梟穀其留寂延緤戾倒顛尨蒙弗刪在珉石者固寵納賂惟辭是妍鑱鑿既畢名聲泯然堯舜之道以人為傳有死必繼流乎億年宜斥詐偽焚燒弃捐復

似太古結繩之前

耒耜經

耒耜者古聖人之作也自乃粒以來至于今生民賴之有天下國家者去此無有也飽食安坐曾不求命稱之義非揚子所謂如禽者耶余在田野間一日呼耕毗就而數其目恍若登農皇之庭受播種之法淳風泠泠聳竪毛髮然後知聖人之旨趣朴乎其深哉孔子謂吾不如老農信也因書為耒耜經以備遺忘且無愧於食

經曰耒耜農書之言也民之習通謂之犂冶金而為之者曰犂鏡本作鑱曰犂壁斲木而為之者曰犂底曰廛鑱曰菄頷曰犂箭曰犂轅曰犂梢曰犂評去曰犂建曰犂槃木與金凡十有一事耕之土曰壤壤猶塊也刻其壤者鑱也覆其壤者壁也草之生必布于壤不覆之則無以絶其本根故鑱引而居下壁偃而居上鑱表上利壁形其圓負鑱者曰庇底初實于鑱中工謂之鼈肉庇之次曰廛鑱背有二孔係于廛鑱之兩旁

鑱之次曰菄頷言其可以扞其壁也皆貤然相戴自菄頷達于犂庇縱而貫之曰箭前如桯而樑者曰轅後如柄而高者曰梢轅有越加箭可施張焉轅之上又有如槽形亦如箭焉刻為級前高而後庳所以進退曰評進之則箭下入土也淺以其上下類激射故曰箭以其淺深類可否故曰評評之上曲而衡之者曰建建捷也所以捉其轅與評無是則二物躍而出箭不能止橫於轅之前末曰槃言可轉也左右繫以樫乎

軛也轅之後末乎梢中在手所以執耕者也轅車之骨梢取舟之尾止乎此乎鏡長一尺四寸廣六寸壁廣長皆尺微橢音墮庇長四尺廣四寸評庇過壓鏡二尺策減壓鏡四寸廣狹與庇同箭高三尺評尺有三寸槩增評尺七焉建惟稱絶轅脩九尺梢得其半轅至梢中間掩四尺犂之終始丈有二耕而後有耙去渠疎之義也散壩去芟者焉耙而後有礰呼格反礌宅焉有磥磓音鹿毒焉自耙至礰礌皆有齒磥磓觚稜而已咸以木

為之堅而重者良江東之田器盡於是未耜經終焉

迎潮送潮辭 并序

余耕稼所在松江南旁田廬門外有溝通浦溆而朝夕之潮至焉天弗雨則軋而留之用以滌濯漑及物之功甚鉅其羸壯遲速繫望晦盈虛也用之則順而進捨之則黜而退有類乎君子之道翫而感之作迎潮送潮二辭聊寄聲於騷人之末云

江霜巖子楓葉丹潮聲高兮墟落寒鷗巢卑兮
漁箔短遠岸沒兮光爛爛潮之德兮無際既充
其大兮又充其細沒幽岸兮款柴門寐寞流連
兮依稀舊痕濡腴澤槁兮潮之息不尸其功兮
歸于混元

右迎潮

潮西來兮又東下日淥中流兮紅灑灑汀葭蒼
兮嶼蓁枯風騷牢兮愁烟巳孤大幾望兮微將
晦翳睨瀛溶兮斂然而退愛長波兮數數一幅
巾兮無纓可濯帆生塵兮檝有衣悵潮之還兮
吾猶未歸　右送潮

憶白菊

稚子書傳白菊開西成相滯未容迴月明階下
總紗薄多少清香透入來

閑吟

閑吟料得三更盡始把孤燈背竹窓一夜西風
高浪起不教歸夢過寒江

笠澤藂書卷丙

笠澤叢書卷丁

村夜二篇

江上冬日短徘徊草堂暝鴻當絶塞来客向孤村病緜緜起歸念咽咽興微詠菊徑月方高橘齋霜已併盤飧蔬粟粗史籍籤牌盛目冷松桂寒耳喧兒女競開瓶浮蟻綠試筆秋毫勁畫戶亦重關寒屏遍相映詩從騷雅得字費鉛槧正遇敵舞虵矛逢談捉犀柄無名升甲乙有志扶苟孟守道希昔賢為文通古聖幽憂癈長劒顛

頹憖清鏡秪會魚鳥情詎知時俗性浮虛多徇勢老懶徒歷聘既不務人知空餘樂天命吾家在田野家事苦遼夐耕稼一以微囷倉自然罄愁懨風蓁乱獨坐燈花迸明發成浩歌誰能少傾聽

其二

世既賤文章歸来事耕稼伊人著農道（亢倉子有農道篇）我亦賦田舍所悲勞者苦敢用辞為詫秪効芻牧言誰防輕薄罵嘻今居寵禄各自矜雄覇堂

上考華鐘門前竚高駕纖洪動絲竹水陸供膾
炙小雨靜樓臺微風動蘭麝吹噓川可倒眄睞
花爭姹萬戶膏血窮一莚歌舞價安知勤播植
卒歲無閑暇種以春扈（音扈）初穫從秋隼下專專
望種稑搰搰條桑柘日晏腹未充霜繁體猶裸
平生守仁義所疾唯狙詐上誦周孔書沉溟至
酣藉豈無致君術堯舜不上下豈無活國方頗
牧齊教化蛟龍任乾死雲雨終不借羿臂束如
囚徒勞詩善射才能誚箕斗辯可移嵩華若與

毗輩量飢寒殆相亞長吟倚清瑟孤憤生遙夜
自古有遺賢吾容徧稱謝

紀事

本作漁釣徒心將遂疎放苦為飢寒累未得恣
閑暢去年十二月身往雪溪上病裏賀豐登雞
豚聊饋餉巍峩卞山雪凝冽不可向瘦骨倍加
寒徒為厚繒纊晴來露青靄千仞聳尋丈臥恐
玉華銷時時推枕望雖然榮衛困亦覺精神王
把筆強題詩粗言瓌恠狀吳興鄭太守文律頗

清壯鳳尾與鯨牙紛披落新唱緘書寄城內搪
突無以況料峭採蓮船縱橫歎天浪方傾謝公
詠忽值莊生喪鄭貞外仁規是年受代俄喪偶默默阻音徽臨風
但惆悵春歸殆秋末固自嬰微恙歲晏弗躬親
何由免欺誑今來觀刈穫乃在松江並步浪反門外
兩潮過波瀾光蕩漾都緣新卜築是事皆草創
爾後如有年還應愜微尚天高氣候爽野迥襟
懷曠感物動牢愁憤時頻骯口浪切髒子浪切平生樂篇
翰至老安敢忘駿骨亟牽鹽玄文終覆醬嗟今

多赤舌見善唯毅謗忖度大為防涵容寬作量
圖書筐簾外關眼皆賸長餓隸不勝無薄田家
所仰稍離飢寒患學古真可強聖道庶經營世
途多踉蹌近聞天子詔復許私醞釀麴促使春
酒材呼兒具盆盎宵長擁吟褐日晏開書幌我
醉卿可還陶然似元亮

孤鷹篇

我生天地間獨作南賓鷹哀鳴慕前侶不免飲
啄晏雖蒙小雅詠未脫魚網患況是摽禮經憂

為弋者篓晴鳶爭上下意氣苦淩慢吾常哄鶩
鵶亦輩何足訕迴頭語晴鳶汝食腐鼠慣無異
鶩駘群戀短豆阜棧豈知瀟湘岸葭菼蘋萍間
有石形狀奇寒流古來灣閑看角里志了不憂
芻豢世所重巾冠何妨野夫丱騷人詩蕙芷易
象取陸莧漆園逍遙篇中亦載尺鷃汝惟才性
下嗜好不可諫身雖慕高翔糞壤是盻盻或聞
通鬼魅恠祟立可辨碧蔟書兩存寧容恣妖幻

碧蔟周禮秋官司寇下碧蔟氏掌覆天鳥之巢碧鄭司農讀為摘又他歷反蔟讀為麝蔟之蔟謂巢也

南洭漁父

予方任疎慵地僻即所好江流背村落偶往心
已嫘力報切田家相去遠岑寐且縱傲出戶手先
節見人頭未帽南洭有漁父往往攜稚造問其
所以漁對我真道蹈吾初籍魚鼈童丱至于耄
窟穴與生成自然通壺與孜孜戎吾屬天物不
可暴大小叅去留俟其孳養報終朝獲漁利魚
亦未嘗耗同覆天地中違仁辜覆燾余觀為政
者此意諒難到民皆死搜求莫冐興愍悼今年

川澤旱前歲山源濆牀訴已盈庭聞之類禽噪
譬如豢雞鶩豈不容乳抱孟子譏宋人非其揠
苗躁吾嘉漁父自雅叶賢括操儻遇採詩官斯
文誠敢告

野廟碑

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
功德因留之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
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
石失其称矣余之碑野廟也非有政事功德可

紀直悲夫毗竭其力以奉無名之土木而已矣
甌越間好事鬼山楙水濵多淫祀其廟頒有雄
而毅黝而碩者則曰將軍有温而愿括而少者
則曰某郎有媪而尊嚴者則曰姥有婦而容豔
者則曰姑其居處則敞之以庭堂峻之以陛級
左右老木攢植森拱蘿蔦翳于上梟鴞室其間
車馬徒隸蓑雜恠狀農作之毗怖之疌畏恐後
大者椎牛次者擊豕小不下雞犬魚蒜之薦牲
酒之奠缺於家可也缺於神不可也一日懈怠

禍亦隨作耄孺畜牧慄慄然疾病死喪毗不曰適丁其時耶而自惑其生悲歸之神雖然若以古言之則戾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何者豈不以生能禦大災扞大患其死也則血食於生人無名之土木不當與禦災扞患者為比是戾於古也明矣今之雄毅而頎者有之溫愿而少者有之升階級坐堂筵耳綺絡口粱肉載車馬擁徒隸者皆是也解民之懸清民之暍未嘗術于胷中民之當奉者一日懈怠則蔑悍

吏肆淫刑毆之以就事較神之禍福孰為輕重哉平居無事指為賢良一旦有大夫之憂當報國之日則佃撓脆怯顛蹶竄踣乞為囚虜之不暇此乃纓弁言語之土木耳又何責其真土木耶故曰以今言之則庶乎神之不足過也既而為詩以乱其末土木其形竊吾民之酒牲固無以名土木其智竊吾君之祿位如何可議祿位頎頎酒牲甚微神之饗也孰云其非視吾之碑知斯文之孔悲

恠松圖贊 并序

有道人自天台来示予恠松圖披之甚駭人目盭于巖穴之内輪囷偪側而上身大數圍而高不四五尺磥浴罪切礌力可切然蹙縮然榦不暇枝枝不暇葉有若龍彎虎跛壯士囚縛之狀道人曰是何物恠之如是耶予能辯之乎予曰草木之生安有恠耶苟肥瘠得於中寒暑均於外不為物所淩折未有不挺而茂者也矧松栢乎今不幸出於巖穴之内脞脆者則磥然其牙伏死其下

矣何自奮之能為是松也雖稚氣初拆而正性不辱及其壯也力與石鬬乘陽之威悲巳之軋拔而將昇卒不勝其壓擁勇欝遏全憤激訐然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為恠木吁豈異人乎哉天之賦才之盛者早不得用於世則復而不舒薰蒸沉酣日進其道權擠勢奪卒不勝其阨號呼呶拏鼓越赴訴然後大奇出於文彩天下指之為恠民嗚呼木病而後恠不恠不能圖其真文病而後奇不奇不能駛於俗非始不幸

而終幸者耶道人曰然為我賁之賁曰
松生陰隘巖嶽穴棫病乎不快卒以為恠擁腫
支離神羞鬼疑道人嗟咨援筆傳奇或恠其形
或奇于辭自為恠魁是以賁之

重憶白菊

我憐貞白重寒芳前後叢生夾小堂月朶暮開
無絶艶風莖時動有奇香何慙謝雪清才詠不
羨劉梅貴主粧更憶幽窓凝一夢夜来村落有
微霜

別墅懷歸二首

水國初冬和暖天南榮方好背陽眠題詩朝憶
復暮憶見月上猗還下猗遙為晚花吟白菊近
炊香稻識紅蓮何人授我黃金百買取蘇君負
郭田

東去滄溟百里餘沿江潮信到吾廬就中家在
蓬山下一日堪憑兩寄書

丁隱君歌并序

隱君姓丁氏字翰之濟陽人也名飛舉讀老子

莊周書善養生能鼓琴居錢塘龍泓洞之左右
或曰憩館耳別業在深山中非得得行不可適
到其下畜妻子事耕稼如常人余嘗南浮桐江
途而詣龍泓憩館獲見綸巾布裘貞古而意澹
好古文樂聞歌詩見待加厚因曰他時願為山
中傑丁咲而不應問之年曰七十二當咸通丙
午歲逮十四年矣雷平道士葛參寥話與翰之
熟至今齒髮不衰氣力益壯疏繁道蒙灌溉剉
刮皆自執綆缶斤斸輩升高望遠不翅履平地

時昔書細字作文紀事皆有楷法意義夜半山
靜取琴彈之奏雅弄一二而已少睡寔言語與
人相接禮簡而情至周旋累年未嘗有罷倦之
色不唯疾病也非養生之效歟又不見有所服
餌或問之對曰治心脩身之外復有何物予始
嘉其遯世又聞其老而益精又說其治心脩身
之說孔子所謂樂而壽者斯人也歟既樂而壽
則仁智充乎其內充乎其內者非有德者歟有
德而不耀於世者非隱君子歟乃作丁隱君歌

以寄其聲云

華陽道士南游歸手中半卷青蘿衣自言逋客持贈我乃是錢塘丁翰之連江大抵多奇岫獨話君家家奇秀盤燒天竺春笋肥琴倚洞庭秋石瘦草堂暗引龍泓溜老樹根株若蹲獸霜濃果熟末容收往往兒童雜猿狖去歲猖狂有黃冠官軍解散無人鬬滿城奔迸翰之閑只把枯松塞圭竇前度相逢亟賣文一錢不直虛云云今來利作採山斧可以拋身麋鹿群丁隱君丁

隱君叩頭且莫別名氏即日更尋丁隱君

蟹志

蟹水族之微者其為蟲也有藉見於禮經載於國語揚雄太玄辭晉春秋勸學等篇考於易象為介類與龜與鼈剛其外者皆乾之屬也周公所謂旁行者歟參於藥錄食疏蔓延乎小說其智則未聞也唯左氏紀其為灾子雲譏其躁以為郭索後引而已蟹始窟穴於沮洳中秋冬交以大出江東人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

魁然後從其所之蚤夜鬳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曰蟹斷鍛斷短其江之道焉尒然後扳援越軼遯而去者十六七既入于江則形質寖大於舊自江復趨于海如江之狀漁者又斷而求之其越軼遯去者又加多焉既入于海形質益大海人亦異其稱謂矣嗚呼穗而朝其魁不近於義耶捨沮洳而之江海自微而務著不近於智耶今之學者始得百家小說而不知孟軻荀揚氏之道或知之又不汲汲於聖

人之言求大中之要何也百家小說沮洳也孟軻荀揚氏聖人之瀆也六籍者聖人之海也苟不能捨沮洳而求瀆由瀆以至于海是人之智反出於水蟲下能不悲夫吾是以志其蟹

鶴媒歌

偶繫漁舟汀樹枝因看射鳥令人悲盤空野鶴忽然下背翳見媒心不疑媒閑靜立如無事清唳時時入遥吹徘徊未忍過南塘且應同聲就同類梳翎宛若相逢喜秖怕纔來又驚起窺鱗

啄藻仡低昂立定當胷流一矢媒懽舞躍勢離
披似諂功能邀弩兒雲飛水宿各自物妬侶害
群猶尒為而況人間有名利外頭关語中猜忌
君不見荒陂野鶴陷良媒同類同聲真可畏

求志賦 并序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予以求聖人之志莫尚乎
春秋得文通陸先生所纂之書伏而誦之作求
志賦
語稱人之所好必舉嗜慾以為志余之生也百

無一厚者唯古學庶幾乎可媚嗚呼師道之不
存安能盡識乎疑義樂夫夫子之春秋病三家
之若讐得郯趙跡鑿之與損益然後知微旨之
可求乃服膺而誦之見聖人之遠猷長風廓其
羣翳兼日臨乎大幽又似車堅馬良善御者涉
乎康莊高騙巨舟工泛者順其安流如魚之就
貫如繭之獲抽伊尹和齊於五鼎箕子區分乎
九疇酌大中於萬古偉聖心之獨斷宜乎沮齊
侯於夾谷斬正卯於兩觀溝公墓以掩癈逐隳

私城而防僭乱用千載之遺法菽一辭而可判
況先生之指歸屹波濤而畔岸雖顧昧而不開
亦思之而過半范武子曰君子之於春秋也没
身而已矣吾謂斯言之不誕

村中晚望

抱杖柴門立江村日易斜鴈寒猶憶侶人病更
離家短鬢看成雪雙眸舊有花何須萬里外即
此是天涯

寄淮南鄭竇書記

記室千年翰墨孤唯君才學似應徐五丁驅得
神功盡二酉搜来秘檢疎煬帝帆檣留澤國淮
王牋奏入班書清詞醉草無因見但釣寒江半
尺魚

江墅言懷

病身無稚子田舍劣相容跡共公卿絶貧須稼
穡供月方行到閨霜始近来濃樹少棲禽雜村
孤守犬重汀洲藏晚弋籬落露寒春野弁欹還
整家書拆又封杉篁宜夕照牕戸憶疎鐘南北

唯聞戰縱横未勝農大春雖苦學舟夜本多慵
直使貂裘弊猶堪過一冬

自和次韻

命既時相背才非世所容著書粮易絶多病藥
難供夢為懷山數愁因忌酒濃鳥媒呈不一魚
寨下仍重晩桁蓑無褐晴簷織帶春著籤分水
味標石認田封此地家三戸何人禄萬鍾草堂
聊當貴金穴任輕農把釣竿初冷題詩筆未慵
莫憂寒可晩江上少嚴冬

野井

珠閣前頭露井多碧梧桐一本作桃花下美人過寒泉
未必能如此奈有銀缾素綆何

問吴宫辭 并序

甫里之鄉曰吴宫在長洲菀東南五十里非夫
差所幸之别館耶披圖籍不見其説詢故老不
得其地其名存其跡滅悵然興懷古之思作問
吴宫辭云

彼吴之宫兮江之郫涯複道盤盤兮當高且斜

波搖踈兮霧濛箔菡萏國圓作兮鴛鴦家鸞之簫
兮蛟之琴瑟駢筠桑差兮累絲密讌曲房兮上
初日月落星稀兮歌酣未畢越山蒹蒹兮越溪
疾美人雄劒兮相先後出大姑蘇兮小長洲此
宮之麗兮留乎不留霜氛重兮孤榜曉遠樹枯
踈兮愁烟悄眇欲撫愁烟兮問故基又恐愁烟
兮推白鳥

水國詩

水國不堪旱斯民生甚微直至葭菼少敢言魚

蟹肥我到荒村無食啗對案又非謝梁覽況是
乾苗結子踈歸時秪得藜羹糝

彼農詩四言二首

世路澆險淳風蕩除彼農家流猶存廐初藁焉
而席茨焉而居首亂如葆形枯若腒大耋既鮐
童子未齔音魚以負以載悉孺悉鉏我慕聖道我
躭古書小倦於學時游汝廬有飯一盛莫鹽莫
蔬有繻一緹不襟不袪所謂飢寒汝何逭歟
禹貢廐田上下各異善人為邦民受其賜去年

西成野有遺穗今夏南畝旱氣赤地遺其豐凶
槩歛無二退輸弗供進訴弗視號于旻天以血
為淚孟子有言王無罪歲詩之窮辭以嫉捍吏

小雪後書事

時候頻過小雪天江南寒色未曾偏楓汀尚憶
逢人別麦壠唯憑欠雉眠更擬結茅臨水次偶
因行樂到村前隣翁意緒相安慰多說明年是
稔年

南征

丞相南征定有無幕中誰是騁良圖遥知賊膽
縱横破繞帳生犀一萬株

北渡

江客柴門枕浪花鳴機寒櫓任謳鴉輕舟過去
真堪畫驚起鸕鷀一陣斜

夜泊詠棲鴻

可憐霜月暫相依莫向衡陽趂逐飛同是江南
寒夜客羽毛單薄稻粱微

早行

氷寒孤棹觸天文直似乘槎去問津縱使碧虛無限好客星名字也愁人

榔李花賦 乾符三年作

試問花翁得榔李之春蘩移来砌下出自山中長霑澗雨迴灑岩風曽不得次玉堂而展伍艶承畫閣而逞微紅虛在芳菲之數徒干造化之功弱植欹危繁梢檗積一枝上能萬其膚萼一萼中自叅其丹白且桃以夭而蕣以華芍藥為贈寸芙蓉可嘉誰為剪緗綺碎明霞鳳葆揔櫳

於水殿霓襟掩苒於雲車靜倚庭楹徐飄蕊氣落幽閨怨別之夢寫空谷遺榮之思初侍東陵聖母冶態嫣妍近辞北燭仙人愁容委墜嗟其結莓苔之地抱林蘼之姿蝶善舞而相略鬻能言而見欺香憐墜少帶戀飄遲當盃者不顧守道者應知請看嵇康高士傳莫信長安輕薄児

送侯道士還太白山序

侯生嘗應舉名形作七言詩甚有態度不見十年自云載貢於有司藝不中度輒得黜齟齬不

與世合去入老子法中作道士更名雲多居太白山在雍西南梁州之地苦寒霜雪常積雖夏五六月燕日在上群峯若焚我獨皓然玉聳岩壁澗壑之木不數百年不能為材及其堅良不與他等民乘是氣皆壽而不衰況養生者耶吾南遊天台既將復而老焉予曰夫物命乎天者人不能有存乎人者天不能奪推其氣則謂之一考其命則有懸絕不類者焉居恒寒之地而不夭者吾不信也處恒燠之地而不壽者吾不

信也信其命乎天者人不能有而已矣傳曰仁者壽則恒寒之地不仁者夭而死矣恒燠之地仁者壽而生矣苟恒寒之地壽其不仁者恒燠之地夭其仁者是寒燠為不祥之氣又何以佐天地生植乎哉如此則居寒而壽居燠而夭吾益不信也信乎存乎人者天不能奪而已矣或曰仁者壽不仁者益壽不仁者夭仁者亦夭吾又不知命乎天存乎人果可信乎未也無乃自壽自夭自仁自不仁耶天不能與之又安能奪

耶信矣子姑務乎仁無以山寒自欺吾亦信子之壽矣

祀竈解

竈之壞者請新之既成又請擇吉日以祀之曰竈在祀典聞之舊矣祭法曰王為群姓立七祀其一曰竈達于庶人庶士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飲食之事先自火化以來生民賴之祀之可也說者曰其神居人間伺察小過詐譴告者又曰竈鬼以時錄人功過上白於天當祀之以祈福祥此僅出漢武帝時方士之言耳行之惑也苟行君子之道養老而慈幼寒同而飽均喪有哀祭有敬不忘禮以約已不忘樂以和心室闇不欺屋漏不媿雖歲不一祀竈其誣我乎苟為小人之道盡反君子之行父子兄弟夫婦人執一爨以自餬口專利以餙詐崇姦而樹非雖一歲百祀竈其私我乎天至高竈至下帝至尊嚴鬼至幽仄果能欺而告之是不忠也聽而受之是不明也下不忠上不明又果何以為天帝乎

補遺詩

築城詞二首

城上一培土手中千萬杵築城畏不堅堅城在何處

莫歎將軍逼將軍要卻敵城高功亦高尔命何勞惜

古意

君心莫淡薄妾意亟棲託顧得傻車輪一夜生四角

美人

美人抱瑤瑟哀怨彈別鶴雌雄南北飛一旦異栖託諒非金石性安得宛如昨生為並蒂花亦有先後落秋林對斜日光景自相薄猶欲悟君心朝朝佩蘭若

感事

將軍被鮫函秪畏金矢鏃豈知讒箭利一中成赤族古來信簧舌巧韻凄鏘曲君聞悅耳音盡日聽不足初因起毫髮漸可離骨肉所以賢達

心求人須任目

贈遠

茱萸匣中鏡欲照心還懶本是細腰人別來羅帶緩從君出門後不奏雲和管妾思冷如簧時時望君暖心期夢中見路永魂夢短怨坐泣西風秋窓月華滿

別離

丈夫非無淚不灑離別間仗劒對樽酒恥為游子顏蝮蛇一螫手壯士疾解腕所思在功名離別何足歎

棻補遺

井上桐

美人傷別離汲井常待曉愁因轆轤轉驚起雙栖鳥獨立傍銀床碧桐風嫋嫋

門前路

門前向城路一直復一曲曲去日中還直行日暮宿何必日中還曲途荊棘間

引泉詩 睦州龍興觀老君院作

上嗣位六載吾宗剌桐川余来拜旌戟詔下之

明年是時春三月繞郭花蟬聯嵐盤百萬髻上
插黃金鈿授以道士館置榻于東偏滿院聲碧
樹空堂形老仙本性樂凝澹及來更虛玄焚香
禮真像盥手披靈編新定山角角烏龍獨巉然
除非淨晴日不見蒼崖巔上有拏雲峯下有噴
瑩泉泉分數十汊落處皆崢嶸寒聲入爛醉聒
破西窓眠支節起獨尋秪在墻東邊呼僮具畚
鍤立鑿莓苔穿瀟湝一派墮練帶橫斜牽亂石
拋落落寒流響濺濺狂奴七里瀨縮到疎楹前

踈光潑半散涌沫飛淀圓勢束三峽掛瀉危孤
磴懸曾聞瑤池溜亦灌朱草田鳧伯美翠蕊鸞
鵷舞丹烟凌風挨桂柂隔霧馳犀船況當玄元
家當著道德篇上善可比水斯文叅五千精靈
若在此冐惡微波傳不擬爭滴瀝還應會淪漣
出門後飛箭合勢浮青天必有學真子鹿冠秋
鶴頮如能輔余志曰使蹤其源

素絲

園客麗獨繭詩人吟五綴如何墨子淚反以悲

途窮我意豈於是頑叅天地功為綫補君衮為
紬繫君桐左右脩關職宮商還古風端然潔白
心可與神明通

陸龜蒙傳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父賔虞以文歷
侍御史龜蒙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
進士一不中往從湖州刺史張搏游搏歷湖蘇
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
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

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貲無十日計不少輟
也文成竄稾篋中或歷年不省為好事者盜去
得書熟誦乃錄讎比勤勤朱黃不去手所藏雖
少其精皆可傳借人書篇秩壞舛必為輯補刊
正樂聞人學講論不倦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
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飢身畚鍤茇刺
無休時或譏其勞荅曰堯舜黴瘠禹胼胝彼聖
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置園顧渚山下
歲取租茶自判品第張又新為水說七種其二

慧山泉三席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雖百里為致之初病酒再朞乃已其後客至絜壺置杯不復飲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冐見不乘馬升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来時謂江湖散人或號天随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名不至李蔚盧攜素與善及當國名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光化中韋莊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陸氏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事吳為欝林太守罷歸無裘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為重人稱其廉號欝林石世保其居云

後序

進退取捨君子之大節惟循於道而不悖然後無愧於聖人之門非明輕重之理知好惡之正者未有不為物所勝也天随子居裏亂之世仕不苟合家于松江躬勞苦甘淡薄而以讀書考古為事所養者厚故其為文氣完而志直言辯而意深一歸於尊君愛民崇善沮惡茲非所謂

循於道而不悖者耶世所傳蘩書多舛謬袞既至是邑想其遺風因求善本校證刊之于板俾覽者非獨玩其辭而已矣於其志節將有取焉

政和改元季夏四日毗陵朱袞記

續補遺 此後四賦乃蜀本有之今添入

徽涼賦

楙梧既謝越楙閩梧屈原增傷萋先鴈敗柳徇蟬荒日落深宮十四等皆為麗絶雲愁大澤九百里盡欲飛揚暑退未退宵長未長傍寶階一作曲檻

以尋冷當綺疏而薦香飄飄拂拂悄悄悵悵省團扇以搖清泥瑤琴而泛雅石穩將卧節輕欲把沈尹見王筠佳詠不覺書之謝傅感柏伊哀箏無端涕下單栖悟早共賞情多應從遠壑定降明河病樹一枝度日空懷越奏輕帆十幅乘秋好唱湘歌殷浩休談楊弘自舞粉初漬而題媚塵適消而盡古亟在安榴館裏寂寞饒潘暫登酸棗臺時凄涼付庾潛生翠被暗著金樓銖銖減癖斛斛量愁草玄者遂貧無暇梯附者結

客而游暮雨陵邊有魏主常聞之樂夕陽池上有蔡姬曾蕩之舟恨鎖疎烟衿披遠水露桂方澹風篁或倚鄂侯之餘冷猶在江令之宿酲初起道氣全衰離情遍駛許玉斧神超碧落仰接應難成花君怨別青宮追傷未已

秋蟲賦

敗壁秋立昆虫夜鳴蠆者角者旁行却行一不知其詭狀空太息於繁聲俱霑品彙共費生成穴陰階而負固抱枯蕣以圖榮退無力伎進不

爭名體肖翹而易動音鳴咽而難平深宮淚迸迸抿蒐驚香殘漏永月昊樓明謝臨川行樂微吟應侵古調劉越石登陴坐嘯更裊餘清唧噴懷譏悽嘶往愬縷急如斷絃夭欲怒或自奇而不屈或相先而並妬亦有騷客裁録詞人暫賦已矜床下之光輝遽咲草間之霜露悲夫病枕潛移愁屏屢顧耿耿宵夢悠悠遠趣朱雲沒後方知直氣無前馮衍歸來始歎高才不遇

麈尾賦

謝文靜桓宣武王東亭郗北府相與叩易論玄
驅今駕古散入神明之頤中稽道德之祖理窟
未窮詞源漸吐支上人者浮圖其形左擁竹杖
右提山銘於焉就坐引若潛聽俄而齧缺風行
逍遙義立不足稱異纔能企及公等盡矚當仁
咸云俯拾道材乃攝艾納而精爽捉犀柄以揮
揖天機敷而萬目張大壑流而百川入嗟乎世
路崎衖蔵訛掩瑕陽矜疰而靜嘿暗奔競而喧
嘩貞襟崇棘奥旨泥沙雖然絶代清談客置此

郗同王謝家

幽居賦

陸子居全吳東踞長洲故苑一里闔闢不通人
事且欲吟詠情性曰燕居則仲尼有之矣曰卜
居則屈原有之矣曰閑居則潘岳有之矣曰郊
居則沈約有之矣既抱幽憂之疾復為低下之
居乃作幽居賦其序云余少學窮立早持堅白
其生也懸贅附疣其材也戴瘻嚙瘤居無養拙
之資出有倦游之歎初張蓬矢嘗逞志於四方

末佩桃　敢違仁於一日雖家風未泯而世德
全衰門等韋平林無魏邴激清芬而鎮俗追邪
望於圖形荀勗乃天下表儀裴秀為朝端領袖
朱輪十乘紫誥千篇炳若星辰煥乎竹帛俯觀
圖牒謀辱孫謀五鼎蕭條賜書零落淶工酒保
幾欲沈淪故粟空桒屢瞻摧折劉起劉毅俱無
儋石之儲許邁許詢但有山林之志思鑿坏而
遁聊倚樹而吟師道氣於龜腸扣兵鈴於魚腹
窮年學劒不遇白猿隅日伏疝未逢黃鵠止則

葭墻艾席行則葛屨榮車仲宣方翫於棊枰妹
夜還眠於鍜竈既知草知晦朔木讓榮枯因推
墨別為三始悟儒分至八何晏之言道德不及
王生鄭玄之注春秋才同伏氏初陳梗槩漸入
精微探桓範之智囊掘張憑之理窟遺其耳目
然復為之聰明差若毫釐焉足言乎大小加以
病惟鬬蟻刀止戡蟬簾幃非翡翠之榮鐘鼓豈
鷄鶂所樂遂非衡泌聊以棲遲建一畝之宮忝
稱儒者置十金之產雅叶中人晏子以置塵可

容曹公以泥水自蔽羅含宋玉常居出於荆蠻
蕭相武侯亦潛居於僻陋揚德祖家惟弱柳殷
仲文遑只枯槐馮列薑辛繁欽蘭碧安有稻名
半夏藥䲜恬春長榆亦降星精脩竹乃生雲母
潘岳館裏嘗聞柰素瓜甘庾信園中亦話棗酸
梨酢且故切切觀留詠惟尚清風今古攸同聖賢何
遠武仲游於沛澤伊尹耕於有莘子欲無言田
不願仕神交六位方為賣卜之人歌動五噫始
作賃舂之客况布緇綸帽尚乏朝昏羽扇貂裘

猶堪寒暑得以書袖庸僕射用牛蝓自理茶租
閑披鈎褐經稱小品還下二百籤賦謂名都略
點八十處下問得犂塗之義涂聽聞愬怒之詩
既已逢原遂成摛翰非因授簡初擬遺鞭不能
粉飾大猷且用玄黄裨説貽於好事希從得意
而傳責以壯夫甘受子雲之咲賦云
泰伯勾吴通侯舊里地接庸丘門臨鶴市比顔
巷子非陋方賜墻子猶峙樂令有名教之樂必
以仁行莊生乃道家者流咸從達起彼既得矣

余何謝焉欲神游於浩氣法天隱於遺編魯仲
孫衣止七升之布欒武子食無一卒之田賤不
容憂貧惟可賀冥心而姑務藏疾卷舌而誰能
擊墜爭先敢脫乎牛車自給方營於馬磨噫秦
時已命競作帝師吁漢末遺臣皆稱王佐吾焉
用此僕病未能藝合歡求解表之力餌陟釐明
攻泠之微悲少歌於趙壹喜長嘯於孫登萬古
騷人遠追乎橋浦百金獻事近出於松陵亦慕
偷桃還怜嗜艾芟何悲尺蠖之屈未損丈夫之

志投簪隱几聊思夷甫談玄搦札彈毫聊效文
通奏記夫靜者蹤之君名者實之賓進不參於
多士退宜追乎逸人煩原土之五　託高風之
四鄰纔袪燥濕稍遠顒塵以日繫時且復窮於
魯史穿池種樹亟欲類於齊民室乏崇壇墉非
縮板因坎窞以為溫謝蒙蘢而表限孟戎無是
非之心阮通能青白之眼龜床鹿幘訝將隱乎
何遲橡飯菁羹咲謀生之太簡是知名安可釣
筆不堪畊有白鳳之才乃先為贅客有彫龍之

辯然後爲狂生雄自投而殺死禰流慟而將行
外嬖方施孟子虛陳乎仁義中說既勝韓非徒
恃其縱橫況復支離壹欝尫陋蹇吃才甚微而
寘文體素羸而多疾陰鏗藥鍤披曉幌以皆來
徐邈酒鎗擁寒爐而必出自然忘物我混窮通
將太宗吁理叶與握真宰情同優游塞馬脫落
冥鴻竊慕王晞眷戀於芳辰美景深荷謝眺留
連於明月清風得不分碕岸而飾荒臺輟金錢
而佳樹尊綜兮欲流千里草帶子初圍十步

頹垣抱碧無非海髮山衣暗座飄香盡是松肪
桂蠹加以籬邊種菊後堂生萱覆林之新桐乍
引臨窓之舊竹猶存花妨過帽柳礙移門夢去
而雲遮絶洞樵歸而水遶孤村遇境逍遙就魚
鳥之性樂開襟散誕見羲皇之道尊早濯玄泉
屢游涯菀憂度癈而將落懼無文而不遠豹管
閒窺羊岐忘返搜束楮之巳缺補陳農之遺遁
梁世祖府充名畫或得奇蹤任敬子家聚群書
率多異本何嘗髣髴莫究兮毫徒羨玉杯珠柱

上書名下琴名之號美象格犀簪之態高寧容朴野不稱
蓬蒿悵殘編之未構奚雅具之為勞況乎栖平
蕪古木之地壯披褐擁篇之事宜其梓合巾箱
藤交餅笥炊粃粺以為食割瓠斲而作器荷條
而行擁梧而睡妖寧勝德休占賈誼乘塵醉可
全真但舞王戎如意其間豁尒此外蕭然姜肱
則惟眠一被江草則還留夾氈望夫子之門墻
仍過數仞顧先生之履襪不啻雙穿敢驚時而
獨行聊　視而返聽豈可浪發志關虛搖譚柄

液將半而誰客月每旦而誰評去声清言不屈孫
劉詎減於中軍善講無窮支許那輕於小令或
抽易軸叩玄端演精微於簡易消淡泊於圖難
澄如止水畏則音若長竿與去音牛心者赴敵持麈
尾者登壇交衡而矛戟初利頓挫而風霜正寒
興公雅韻仲祖旁觀始信何才當指地於丞相
方知習健抗孫天之道安彼濩落而無容且蕭
條而高寄無耳目以咸外曷丘園之足賁幸春
物之向榮列天姿而見遺陰者負而陽者勝孰

謂兩儀齊者緩而腴者先奚云一氣真宰難問
洪鈞冐留人間未適象表何求縱使陶烟霞而
傲睨騎日月以嬉遊乘剛直上躡景冥搜縱横
子四海飛揚十洲閱仙苑之琅書安能解慍傾
落公之金醴幾得銷憂不假大招寧馳別國悲
故鄉之何在望平原之無極（陸鄉在平原乃遠祖所封之地）歎鍾鼎
之沉光向漁樵而騁力庚桑有道猶居嵎壘之
頟接輿佯狂亦取杶（音椿）櫨之食徐誇下舍陶愛
吾廬上法於陵之畦圃旁分建業之村墟時牽

殖殀自把渠疏友乏恵施莫解連環之義醫無
文摯誰知方寸之虛存其道而或通失其居而
旅寸將命予分坎坫性與時兮甘齟齬閑游
廣澤頑學弋於蒲且（或作弋）終蹈滄溟更移家於
苧嶼夫動以勞吾身靜以沐吾神苟能推於用
捨自足究乎天人思任誕於窮檐何辭井臼不
求容於側徑何患荆榛湛（音沉）冥者朴素之源毀
譽者浮華之撒著名聚雪仍招死草之譏琴歸
落霞亦被枯桐之誚（一作說）值聖則幽賁成功逢賢

則雅音攸發同於德者大亦宜然殷宗命相於
岩下周武迎師於渭邊有山東壯郭之風纔能
養素有左車右侯之計未足圖王嗟浩歎而哀
吟畏蘭彫而蕙歇清罇方艷於瑤水寶瑟坐凝
於華月歸田少接猶疑斥鷃追飛獵相逢可謂
蕪菁搪突

續補遺終

右笠澤叢書三卷唐甫里先生之所論著也先生既自號天隨子又自謂江湖散人其所著書有松陵集有吴興實錄而此編又謂之笠澤叢書者盖以其叢脞細碎多補遺殘編然起甲迄丁篇什不滿百豈猶有待於後歟先生出處大致已見唐書隱逸傳至於樊開則為文集序朱衮則又為文集後序然皆不出于唐書列傳也嗚呼唐自懿僖以後不惟士氣萎薾文章亦與

時高下先生當此時憤鬱窮愁非悼已也忱慷論列非求知也特以積之厚則發之宏身之窮則言之暢也顧其志既不能自達於廟朝之崇深又不能自暴著於天下四海隱約在下而山林江海蛟鯨蛇虎吞噬肆毒士幾無所容其身而先生牛衣之所呻吟鸛垤之所嘆恨者豈為流連光景陶寫性情之具哉特以先王之澤更大亂而猶存故雖一蹙不忘愛君憂國之嚬一蹙不忘愛君憂國之

誠傷今思古而作也自非其所造詣卓然有見於六籍之醇全則亦何以臻此也悳原距先生殁幾五百年門緒裏落既同編毗然猶以世澤之所沾濡聞見之所開沃粗能自立於士君子之林私自惟念先生既深明春秋宜有論說然當亂世學校廢經術熄故其書不傳今清朝右文既以書院祀先生於吳下而其遺書若松陵集皮陸倡和皆已行於世而

叢書雖板刻於宋元符間然而蕪沒久矣今而刻之書院者將與好事者共之也夫先生之於經術學者既不見夫春秋之所討索者矣然曰叢書以推見先生之所學則其卓然有見於道而可以刻之學校者夫豈區區一隱淪之士而已哉至元仍紀元之五年歲在庚辰七月一日十一世孫悳原百拜謹題

北京圖書館藏 珍本